

搜神記卷五

晉 干寶撰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已骨清死當為神。漢末為裨陵尉。盜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赦祐孫氏。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小蟲如塵。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驚。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才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持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所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匹配。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

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責貪會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啖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為瑯邪內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眾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拔暮來至遷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為不易可止遷宿也相問訊既畢遷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為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為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為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不足家殺猪祠馬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

仍便答推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健，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為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卻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葦，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間，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所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遽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為「丁姑」。

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為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欵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為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薄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歎歎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為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為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

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為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為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為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為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眾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搜神記卷五終

搜神記卷六

晉 干寶撰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升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邱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縣。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為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立而為蜚蠊。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為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鳥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邱。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噉。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為近豕禍也。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為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鬪。

魯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眾心不安。厥妖龍鬪其邑中也。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為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為女，宮刑濫；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獵行，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家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為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

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恃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犬兵革失眾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中。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鬪於燕宮中池上。烏墮池死。五行志以為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烏眾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顯征叔殺。厥妖烏鵲鬪。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劉向以為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鵠舞門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蕪萊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至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為王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眾在位厥妖雞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至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免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縈結大如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各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原书缺页

汝南西平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圖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為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蠶。主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女生下女。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富有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篡位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臂俱前向凡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媒賁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遠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孫壽所為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哭吏卒掣頸折其腰脊令髻邪傾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竇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於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徒眾數十萬。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趨信。荆揚尤甚。乃棄財產。流沈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為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裾。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持日月之書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殺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為讐。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為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棄之論。以測其情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臺而勝之。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栲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枝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其於洪範。皆為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臂。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廷竊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宛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



亦兩頭共身。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檮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檮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於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尸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檮挽歌斯之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

里。即遣馬里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